

doi:12.3969/j.issn.1672-0598.2011.06.025

# 对联翻译的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解读<sup>\*</sup>

邓向福

(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基础部,福建 厦门 361000)

**摘要:**对联是中华文化特有的语言艺术形式。而对联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活动,涉及两种不同的语言,映射着两种迥异的文化。对联的特性决定了其翻译或是中华文化译介中最富挑战性、最难操持的技艺。因此,为达到译文最大限度地趋近于原文效果,译者可以大胆借鉴生态翻译学理论,基于“三维”转换,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保留对联的语义形式、文化意象、交际意图,以取得原文与译文的最佳等效。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翻译生态环境;“三维”转换;对联翻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1)06-0141-05

## 一、引言

对联,也叫楹联、对子,是悬挂或粘贴于门框壁柱上的联语;是中华文化特有的语言艺术形式,极富诗意的特殊对偶语句。每逢新春,家家除旧符,户户贴春联,从古至今代代承袭。“好的对联除了做到上下联字数相等、词性对应、结构相同或相似外,还应力争内容凝练集中、音节整齐匀称、节奏感强,包含了许多文化信息,意义深刻,让人回味无穷。”<sup>[1]</sup>白启寰先生在《祝贺〈对联〉创刊一周年》中就对联的特性凝练地概括道:对非小道,情真意切,可讽可歌,媲美诗词,曲赋,文章,恰似明珠映宝玉;联本大观,源远流长,亦庄亦趣,增辉堂室,山川,人物,犹如老树灿新花。对联的特征决定了其翻译绝非易事,因为译者应倾其所能将其形式、内容、意境和传达至译语。本文旨在结合对联的特性,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探讨对联翻译的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实现对联翻译的最大限度等效。

## 二、理论背景

### (一)生态翻译学

生态翻译学是胡庚申先生以生物进化论的适应选择学说为理论依据构建的“翻译适应选择论”,进而将其定位为“一种生态学的翻译研究途径”(an ecological approach to translation)。随后胡先生在其著作《生态翻译学诠释》(*Understanding Eco-Translatology*)中阐述了生态翻译学研究的基础、内容和方向,从而在国际翻译学界确立了“生态翻译学”之论。

生态翻译学“着眼于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以生态翻译学的叙事方式,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以及翻译现象等做出新的描述和解读”<sup>[2]</sup>,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明确突出了“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理念,尤其注重翻译过

\* [收稿日期]2011-06-28

[作者简介]邓向福(1978—),男,福建泉州人;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程、翻译原则、翻译方法和评译标准等翻译本体研究<sup>[3]</sup>。生态翻译学将科学与艺术融会贯通,创立了极富解释力的翻译理论学说,开拓了翻译研究的疆土。

## (二) 翻译生态环境

“翻译生态环境”是生态翻译学的重要理论组成,是指“原文、源语和译语所构成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翻译生态环境”构成的要素包含了源语、原文和译语系统,是译者和译文生存状态的总体环境,它既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又是译者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前提和依据。翻译生态环境是影响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sup>[4]7</sup>足见,明确翻译的生态环境,对译者做出明智的适应性选择至关重要。

## (三) “三维”转换

生态翻译学将翻译方法简括为“三维”转换,即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之下,相对地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所谓“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种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进行的。所谓“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述。这种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在于关注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的差异,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所谓“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种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要求译者除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传递之外,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的层面上,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sup>[4]8</sup>“三维”转换理论要求译者应在翻译生态环境的不同层次和不同方面上力求多维度适应,继而做出适应性选择转换,即“整合适应选择度”。译文的“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程度越高,它的“整合适应选择度”也就越高。“最佳的适应是选择性适应;最佳的选择是

适应性选择;最佳的翻译就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sup>[4]8</sup>

## 三、对联翻译中的“三维”转换机制

生态翻译学对翻译的本质、过程进行了全新的描述和解释,从而为译者提供了全新的翻译原则、翻译方法以及评判标准。译者从事翻译时,应借鉴“三维”转换理论,竭力使译文多维度转换。既然生态翻译学为译者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不妨大胆地运用生态翻译学中的“三维”原则来指导对联的翻译。多数情况下,对联翻译呈现出多维度的适应选择。此处为了说明方便,将“三维”分开叙述举例。

### (一) 语言维

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形式可以修改思想、提炼思想、表达思想。如果歪曲了原文的形式(它不可避免地总会歪曲)就会歪曲了原文思想。”<sup>[5]</sup>因此,翻译对联时,由于涉及两种不同的语言形式,在充分把握翻译的整体生态环境之后,首先应该考虑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

汉语属声调语言,素有平仄之分。作为中华文化极富诗意的特殊对偶语句,对联尤其讲究平仄和谐,追求节奏鲜明、悦耳动听。平仄和谐,要求上下联语相对应的词须平仄相对,整联之内平仄交替,声调多样化却不失规律性,从而谱写回环起伏的旋律。而英语音节有轻重之分,元音辅音交叉错杂。英语借用抑扬顿挫的节以及音部回环往复以营造旋律。翻译对联,可以借助英语的诗行格律体系来传译对联的平仄声律,以实现语言维的等效,取得异曲同工之妙。例如,《红楼梦》中对联:

幽微灵秀地,无可奈何天。

Spiritual, secluded retreat,

Celestial world of sweet longing.

杨宪益、戴乃迭 译

Earth's choicest spirits in the dark lie hid,

Heaven ineluctably enforced their fate.

霍克斯 译

A lonesome, small, ethereal, beauteous nook!

What help is there, but heaven's will to

brook!

裘利 译

从语言维层面考量,杨先生和霍克斯的译文音节长短不一,韵脚参差不齐,均未把汉语对联中的音律美传译到译语中,只是翻译其间含义,译文丧失了原文所呈现的回环起伏的音律。相较而言,裘利的译文更趋近于原文。上下两联音节相等,五步抑扬格,典型的双行体,上下押韵,将汉语的平仄相拗转换成一轻一重的英语音步。同时,意义也较为贴近原文,并没有因为采用此语言形式而受损。

汉语重语序。徐通锵先生认为,汉语句法是语义句法,“语义句法‘前管后’的生成机制既涉及若干个小句的前后排列顺序,也涉及句内结构成分字、字组、语块的先后顺序,这种顺序是语义句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般称之为语序”<sup>[6]</sup>。同样的信息如果采用不同的语序加以表达,所传达的语义也就不尽相同。语言的深层语义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表层结构。由此,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译者当尽量避免随意变动原文的语序,否则可能招致原文所含的信息和意境在译介中流失,从而影响译文的质量。例如,《红楼梦》中太虚幻境薄命司中的对联:

春恨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为谁妍。

They brought on themselves spring grief and autumn anguish;

Wasted, their beauty fair as flowers and moon.

杨宪益、戴乃迭 译

Spring grief and autumn sorrow were by yourself provoked.

Flowers faces, moonlike beauty were to what end disclosed?

大卫·霍克斯 译

此联的主旨是规劝人们勿庸人自扰,因为即便是花容月貌也未必是结局圆满。此联的意义传达与原文的顺序息息相关。上联说“四季的悲情恨绪都是自己招惹而致”,下联讲“纵然是貌美倾城也不定有美满归宿”。“春恨秋悲”是客观描述,并未流露诗者任何主观评判,至此读者尚无法了解诗者意图。待到后续的“皆自惹”,读者才豁

然开朗,主旨跃然此间。因此,上下联的重心都在后半部,而非前半部。杨先生的译文改变了源语的句式结构,将其调整为主动句式。调整后,语流更顺畅,但句子的重心却发生了变化,“自惹”之情无法强调,语气减弱。相反的,霍克斯启用“yourself”并保留了原文的被动句式,传译出了字句间的韵味。下联仅看“花容月貌”,读者也无法揣度出诗者的意向,也许是称赞,可能是描述。出人意料的是“为谁妍”,有了花容月貌就必定有羨煞旁人的归宿吗?如此意外的下联其实是上联的对应编排。诗者通过如此巧妙的语序,使该联即抒发了情感,又折射出哲理。两相比较,霍克斯译文比杨先生译文更细致地传译了原文的信息重点和修辞效果,把原文劝诫的语气淋漓尽致地传译到译语。

## (二)文化维

文化维强调:由于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差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当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述,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对联作为中华文化特有的语言艺术形式,体现了中华古典美学思想。翻译时应该充分地分析其文化内涵,既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原文,也有助于将其美学意蕴传译到译语,实现译文与原文更高层次的对等。仍举《红楼梦》中对联为例:

宝鼎茶闲烟尚绿,幽窗棋罢指犹凉。

Still green the smoke from tea brewed in a rare tripod,

Yet cold the fingers from chess played by quiet window.

杨宪益、戴乃迭 译

From the empty cauldron the steam still rises after the brewing of tea,

By the darkening window the fingers are still cold after the game of go.

大卫·霍克斯 译

《红楼梦》第三十五回中写到“窗户外竹影映入纱窗来,满屋内阴阴翠润,几簟生凉”,茶沸时或可见绿烟;围棋时捏棋子的手指会觉清凉。然而,茶不煮了,却疑见着绿烟,因为翠竹掩映;棋局

了了,指尖犹感凉意,却是幽竹浓荫生凉。整幅对联不着一个“竹”字,道的却全是竹,是为中华传统美学的虚实观。描写事物绕开直接描述,而是间接描写反而更有利于传达意蕴思想,更有助于激发读者想象力和顿悟感,增加阅读愉悦性,提供给读者更多的审美享受。

杨先生参透传统美学,精准地传译出了“green”和“cold”,并且运用倒装语序对其加以强调,较为妥帖地传译原文的意境。而霍克斯译文虽画龙未点睛,漏译了“绿”字。如此译文,“绿”意荡然无存,主题意蕴转移,原文意境无法在译文呈现。而且,霍克斯用“darkening”翻译“幽窗”,并非贴切。“幽窗”所指的是竹影婆娑、幽深生凉之意,而非天色阴暗。霍克斯之所以漏译、错译与其不甚了解中华文化不无相关,从而导致其从译语文化出发曲译中华文化。可谓,“一着不慎,全盘皆输”,文化维之重要可窥一斑。

### (三) 交际维

交际维要求译者除考虑上述二维之外,需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层面,关注原文交际意图是否得以实现。根据翻译功能派主将赖斯(Katharina Reiss)的理论,语言文本大致可归类成:表达功能文本(expressive)、信息功能文本(informative)、感召功能文本(operative)以及视听性文本(audio-visual)四大类别。表达功能文本,用于表达信息发送者对人对物的情感和态度,其语言具有美学的特征,其侧重点是信息发送者及其发送形式。对联属表达功能文本,势必需要实现其特定的交际意图,达到表达情感和显露态度的功能。赖斯的理论建立“在整个文本的交际功能上,她所建立的功能理论模式主要用于系统地评估翻译的质量”<sup>[7]</sup>;而“传递原文的主要功能是衡量译文的决定性因素”<sup>[8]</sup>。因此,翻译时应该充分把握其交际目的,将其充分地传译到译语。例如: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We should listen with open ears to the sound of political wind and rain  
and the reading voice as well;

We should not only concern ourselves with personal affairs  
but the affairs of the state and the world.

佚名 译文 1

Wind sound, rain sound, reading sound, sound pleasing to the ears;

Things to do at home, things to do of the country, things to do in the world,  
things I care about.

佚名 译文 2

The sound of wind, of rain, and of reading aloud all fall upon my ears;

The affairs of the state, of the family, and of the world are all my concerns

辛星 译

此联华夏儿女妇孺皆知,常用于爱国主义教育。明末名士顾宪成在东林学院讲学之余,不忘评议朝政。此联就是为表其议政意图而为东林学院题写的楹联。上联“风声”、“雨声”为双关语,既指自然风雨,亦指政治风雨;下联针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独善”观念,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思想。上联融读书声和风雨声为一体,兼具诗意和深度;下联显露诗者倡导“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意旨。译文应循其隐含的交际意图,技巧性地将其传译。

译联 1 将“风声”、“雨声”翻译成“the sound of political wind and sound”,顾先生的交际意图一览无遗,彻底暴露。如此一译,联想空间招致打压,原作的思想和风格受到侵蚀,译语读者无法享受到源语读者同等的美学享受和文化感染,还可能使先生“招致杀身之祸”,实非吾等所愿。译联 2 虽保留了原文的文化意象,传达了其交际意图,但综合考虑语言维层面,则显冗长拘泥。而辛星译文则“三维”和谐,脱颖而出。

## 四、结语

对联集音、形、义于有机统一体,蕴含中华文化信息,传达诗者的情感意志。对联的翻译必须从语言、文化以及交际三维去考量。生态翻译学的相关理论,尤其是“三维”转换虽无法破解对联翻译的所有困境,但它的运用却为对联翻译研究

拓宽了疆域。翻译之最高境界就是忠实地传达原文思想内容,再现原作风格与意境。译者必须认识和把握对联的语境,琢磨诗者的意图,尽可能地使译文趋近原文的效果,同时感受读者的思想和反应。“三维”转换不仅强调语言层面的趋近,还注重传译句里行间蕴含的文化,更高屋建瓴地从交际层面指导对联的翻译,以便达到最大限度的等效。

#### [参考文献]

- [1] 刘红梅. 对联的语用翻译[J]. 中国翻译, 2008, (3):60.
- [2]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解读[J]. 中国翻译, 2008, (6):11.
- [3] 胡庚申. 翻译适应选择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 [4]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 中

国翻译, 2011(2).

- [5] Newmark, Peter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 Oxford/New York/Frankfurt: Pergamon Press, 1981:147.
- [6] 徐通锵. 基础语言学教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213.
- [7] Munday, J.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1:73.
- [8] Reiss, K. Text Types, Translation Types and Translation Assessment[A]. translated by A. Chersterman in Chersterman A (ed.). *Reading in Translation Theory* [C]. Helsinki: Fin Lectuna, 1989:109.
- [9] 黄元军, 覃军. 中西思维差异:翻译的另一引航者[J].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4).

(责任编辑:杨 睿)

## Eco-translatology of Translation of Antithetic Couplets from the Aspect of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s

DENG Xiang-fu

(Department of Basic Courses, Xiamen Ocean Vocational College, Fujian Xiamen 361000, China)

**Abstract:** Antithetic couplet is one of the unique arts in Chinese culture, however, the translating couplets, as an act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volves two kinds of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reflects two kinds of distinct cultures. As a result, couplet translation constitutes one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and the most difficult kinds of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in Chinese culture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maximal equivalence between the original texts and the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ors may boldly use eco-translatology theory to reach maximal equivalence between the original texts and the translation from three-dimensionality such as languag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to maintain semantic form of antithetic couplets.

**Key words:** eco-translatology; eco-environment for translation;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s; translation of antithetic couplets